

电视剧如何克服从创作到播出的时间差

谈洁

2023年以来,剧集播出市场热点频频,先后掀起现象级追剧热潮,前有《狂飙》《三体》,继而有《尘封十三载》《人生之路》等等,《漫长的季节》一剧更是成为近八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剧。可紧随热浪后面临的问题是,珠玉在前,观众的观剧热情和被调高的期待值能否在接档播出的剧集中得以存续?而不是因之后一二部乏善可陈的剧集,干扰了观众对国产剧的信心和观看习惯的培育。

从头部视频网站2023年待播剧片单可见,类型和片目不在少数,却也不乏一些存量作品。因为近几年卫星频道首轮播出时长容量十分有限,“先网后台”“网台联动”成为剧集分销的首选项,大剧、热剧、滞销剧纷纷涌向视频网站。从以往的播出经验来看,一些作品观众一看就会觉得老套、陈旧,还有一些因制作等种种原因多年难产的项目,结果可能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一部电视剧从开始策划到正式播出,中间经历的时间很长,这是中国电视剧“先写后拍再播”的生产模式整体性决定的,如何克服从创作到播出之间的时间差,是我们每个电视剧内容创作者都必须思考面对的问题。

从现实生活中找变化

从创作规律中找恒量

电视剧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艺术,也是通俗化的工业产品,而工业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批量生产来保障效益的可持续。电视剧内容和制作的稳定性依赖成熟的工业化为基础,保证剧集的平均制作水准始终维持在合格线以上,来实现满足观众基本欣赏需求的目标。由于我国电视剧“先写后拍再播”的生产方式和制播制度,客观上决定了创作周期较长,资金周转速度较慢,也会间接导致投资生产的盲目性加大,投机性增强,投入生产的电视剧太多,制作资金分散,容易形成一边产能过剩,集数和时长供过于求,另一边却是质量不均衡,精品内容供不应求的状况。

整个电视剧行业要协调这一成体系的问题,首先就必须从电视剧内容创作之初,不能一味地寻找热点,追求爆款,事实上创作者也很难保证一年或几年后观众对某题材、某种人物或某类拍摄手法仍有浓厚兴趣;再者,不要人为延长发行环节所耗费的,很多“难产”剧、滞销剧往往都是自身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最后,不要从当前市场和收益的商业角度去倒推内容和形式,比如要对抬高演员片酬降低制作成本进行限制,也不能动辄几十集甚至上百集等,减少对艺术创作产生的负面影响。电视剧生产要遵循艺术创作恒定性、本质性的规律,给作品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内核,去赢得观众,赢得市场,从而跑赢时间。

从类型作品中找迭代

视频网站在内容匮乏的发展初期,对剧集内容的整体需求是重数量超过重质量的,如今爱优腾三足鼎立,市场竞争格局基本稳定,头部视频网站对电视剧内容生产的话语权越来越大,逐渐降低了对腰部、尾部作品的关注和投入,更多的是想追求大众爆款和口碑爆款,寄希望于通过一部高质量剧集的热播来带动网站拉新和会员续费升级。另一方面,中国观众数量庞大,人口红利持续,这也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三大头部视频网站的内容储备,在题材、类型上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差异化,反而是同题材、同类型的竞争,在作品层面上表现得尤为激烈。

以最受观众青睐的类型之一罪案剧为例,在2017年前后有《白夜追凶》《无证之罪》《法医秦明》《原生之罪》《余罪》等一批质量上乘的悬疑罪案剧,几乎形成了一股网剧罪案类型集中观看的潮流,加速了视频网站的势力扩张,而后《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长安十二时辰》《对手》《猎罪图鉴》,再到近期的《狂飙》《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节》,仅仅过了五年多时间,悬疑罪案剧创作已经内眼可见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在类型制作层面上日益精良,更在追求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维度上呈现出醇熟雏形,充分彰显出电视剧作为最普及的大众文艺样式其独一无二的社会人文魅力。

在短时期内实现这样的品质升级,对于同赛道、同时期的内容创作者而言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推动力,这就意味着创作者不仅要控制好电视剧创作本身的时间周期,还要积极应对同行竞

争避免淘汰,不能停留在把成功的优秀作品当成标杆,而是要思考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和不足,并把它们当成超越的对象,努力创作出可以进行迭代的更优秀的作品,从根本上将被动克服电视剧从创作到播出的时间差,转化成主动制造另一种“时间差”。

反观同样起势于视频网站的盗墓题材类作品也曾红极一时,但后续始终未能突破自身局限,走上良性发展的迭代之路。而最具稳定观众基础的古装剧方面,近些年虽未出现超越《甄嬛传》综合水准和艺术高度的出圈之作,但整体创作态势良好,一度被观众吐槽的弊病已经比较少见,精良的制作成为古装剧的基本面,并呈现出更多元和多样化的追求。此外,近两年《梦华录》《云襄传》《风起陇西》《唐朝诡事录》《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等优质作品在题材、剧情、表演、美学风格等方面的潜心探索,都或多或少地将古装剧的制作和审美向前推进,下一部领衔迭代的剧也许正在路上。所幸的是,在“先网后台”+“网台同步”解决出路问题之后,视频网站打造品牌剧场逐渐成为灵活、稳定的档期制,进一步为优秀作品缩短制作时间差,及时跟观众见面,提供了保证。



▲近年来,悬疑罪案剧创作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在类型制作层面上日益精良,更在追求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维度上呈现出醇熟雏形,充分彰显出电视剧作为最普及的大众文艺样式其独一无二的社会人文魅力。图为《尘封十三载》剧照

▲年初的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获得成功的要义并非仅在于美人美景带来的美好观剧享受,而是这部剧的出现像一股清风,一场心灵疗愈,是对当前倍感压力和焦虑的都市青年们“反内卷”社会现象的精准呼应。



爱的冲突与和解是生活场里的劳作

——评刘江的“婚恋三部曲”《媳妇的美好时代》《咱们结婚吧》《温暖的甜蜜的》

罗萌

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刚刚收官。导演刘江以一贯的戏剧效率,没花两集就把全体主角推到十字路口:辞了工作的再次找工作,丢了对象的从头谈恋爱。前金融精英转了心学工匠。进入作坊,师傅拿来一根圆木,精英问:“你要做什么?”“把它刨成方的。”精英苦着脸开始劳动,健身练就出来的肌肉,需要重新接受一把刨子的考验。木工工种对于浪漫派主人公的磨炼,隐喻了导演的苦心。或者说,剧中每一个人物分配到的,都是艰辛的工种。而电视剧达成的,是对充满手工劳动的人生的礼赞。

婚恋主题的生活剧,刘江已经提供了至少两个样本,分别是2010年《媳妇的美好时代》和2013年《咱们结婚吧》。到了《温暖的甜蜜的》,“三部曲”落地成形。内容方面,前两部颇有姊妹篇的意思,讲的都是对年轻人如何在最初的冲突之后走进恋爱和婚姻,克服家庭内外各种矛盾困难,最终走向幸福的故事。延续中包含变化。一个重要线索,在于结婚的时间点。《媳妇的美好时代》没开始几集就结婚了。《咱们结婚吧》一共50集,30集左右男女主领证,直到最后一集,婚礼才发生。所以,千寻别被“温暖的甜蜜的”这个甜名给骗了。正如主题海报“蜜蜂与冰”所暗示的,生活像冰花那样,美而刺痛,生活里的人像蜜蜂那样勤劳,但冰中取蜜是多么困难,蜜蜂的全部武器,只有自己的体温而已。

以甜之名办烦心事,刘江导演不是头一遭。《媳妇的美好时代》是另一个例子。可以说,一手打造出“国民媳妇”的国民导演刘江,擅长的是一种“恐怖体”——无需假手起自然,生活本身就够恐怖了。恐怖片里,鬼什么时候出来?你最怕它出来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婚恋三部曲”也有这样的效果:“怕什么来什么”,已经充分成为刘江熟练把握的一种绘写“日常”的戏剧结构。以《媳妇的美好时代》为例,毛豆豆和余味从谈恋爱到结婚,再到处理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过程中,就是怕什么来什么。找对象怕碰到家庭关系复杂的人家,复杂家庭就出现了。一个媳妇,最怕尖酸的婆婆和脾气古怪的小姑子,于是这样的婆婆小姑子组合扑面而来。怕谣言,谣言空袭,怕误会,误会登门。自己老公混得差,风光的前任就来了。这些当然是桥段,但所谓桥段,往往响应着大众情感结构,或者说,它凝结了我们基本生活经验中的某些共识。“怕什么来什么”培育出的桥段,正指向具有普遍性的“害怕”。



电视剧《温暖的甜蜜的》剧照

多年以来,强烈的普遍性,堪称刘江作品一以贯之的灵魂。导演以电视剧为载体,有意识地铺陈一个多视角的再现实平台,让屏幕之外、处于不同生活角色的人都可以代入进来。这里包含的,是一种相对成熟的讲故事理念:讲故事,并非旨在传达某一种价值观念。倘若如此,观念再高级,也是片面的。视角垄断在叙事层面的通常反映,就是单一价值观念成为所有人物的衡量尺度:符合的,就会

成为屏幕上“更好的人”,不符合的,屏幕价值便相对降低。而所谓成熟的故事讲法,能够体现不同观念之间的对话性,通过对话,把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包容进来。“婚恋三部曲”始终秉持着“多声部”立场,对观众而言,一个直观体验是,一方面,“三部曲”观剧门槛低,属于毋庸置疑的老百姓剧种。但另一方面,看完以后,没法说清楚谁对谁错。这意味着,讲故事的人没有明确支持某一方,也不希望观众作出一个简单的判断。

对应“对话性”“多声部”特点,最直观、最醒目的戏剧表现形式,就是吵架——不同角度的并存,保障了争执持续发生。《媳妇的美好时代》和《咱们结婚吧》,都是从头吵到尾,《温暖的甜蜜的》也不遑多让。“吵架”与“害怕”息息相关:吵架本身令人害怕,但与此同时,吵架往往用来应对一切矛盾,一切令人害怕的状况。吵架是武器。在所有的吵架完以后,电视剧迎来结尾的“和解”。当然,“和解”并不意味着永久和平,它只是一个节点。只要异质性的世界继续存在,争吵的可能性就是永恒的。“三部曲”里,领衔吵架的,是妈妈辈;面对冲突,倾向于绕道的,是主人公位置上的儿女。这或许也算一种社会现象:青年一代尽可能避免冲突,为别人,更多为自己。

《咱们结婚吧》里演妈妈的凯丽,30年前也是国民媳妇,30年后战斗力爆棚。面对脾气软怕跟婆婆冲突的女儿,她“不良教育”兮兮地抛出金句:“咱们必须具备吵架的能力!”与此相呼应,《媳妇的美好时代》里征服无数观众的婆婆曹心梅也以“擅长吵架”的形象立身。网友深情表白:“曹心梅战斗的样子最好看!”妈妈辈示范了“吵架的能力”,她们负责挑动剧中大多数冲突。一方面她们是日常焦虑感的制造者,与此同时,她们的形象极具光芒。而且,她们的光芒,往往就在吵架的过程中释放出来。吵架能力,是与她们异常强大的生活意愿相匹配的。因此,争吵似乎是负面的生活经验,却也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开端。换个角度讲,在我们的时代,不忌讳与人争辩的人,反倒可能是抱持乐观、敞开心扉的人。在电视剧里,可以看到,“吵架”没少被分配积极功能,成为勇气的证明、交流的契机,或一种人际关系的开始方式。

所以,在“婚恋三部曲”中,吵架基本算生活正面元素。对应“怕什么来什么”的戏剧结构,《媳妇的美好时代》有一句台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么如何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呢?吵架就是主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说,没有金手指,抛弃外挂,靠的全是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看似使用了奇迹语法,实际上没给奇迹的发生留下任何余地。这一点,恰恰是“三部曲”特别能自证现实主义属性的地方。就这方面而言,“婚恋三部曲”有一种劳动气质,或者说,它们都是关于劳动的故事。主人公的起点,就像一个刚开始做木工的人。当他们需要一块方木头时,端上来一根圆的,于是,他们唯有拿起刨子。不过,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想要的是方木头。在这个意义上,“三部曲”实现了浪漫与现实的辩证:一方面冲击了关于生活不切实际的浪漫臆想,一方面加倍肯定了浪漫主义对现实人生的建构意义。用劳动保障爱,用爱激励劳动。

《温暖的甜蜜的》播出前后,刘江导演多次表态:“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悲剧。”浪漫主义决心升级,同时,本剧或许呈现了“三部曲”以来最有干劲的主人公。两位女主角,南飞和齐家宜,早在剧集开头,就确立了“不将就”的人生态度,而南飞更是以“硬刚”形象出场。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演进:相比在战神妈妈面前多少有点落井下石的前两代,第三代主人公获得了毫无疑问的战斗力量。剧中,他们经历了愈发奔放的劳动和迅猛的成长。而从“三部曲”这一外部脉络来看,可以说,青年主角的成长,也是时代的成长。其中寄寓的,是一种关于时代主人翁的声张:既不惧于眼前的苟且,更不惧于眺望爱和远方。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